

初戀

弗拉易尔曼著

初戀

弗拉易爾曼著

穆俊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小說
初戀
EARLY LOVE

原著者 R. Frayerman

翻譯者 穆 俊

《本書根據蘇聯國際文學英文版譯出》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東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合作印刷廠製版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印刷

陸榮記裝訂所裝釘

書號(247) [VII 2] 本書125000字

根據海燕書店一九四九年八月紙型重印

本書曾印八次

一九五四年三月上海第一次重印

本次印數 12,000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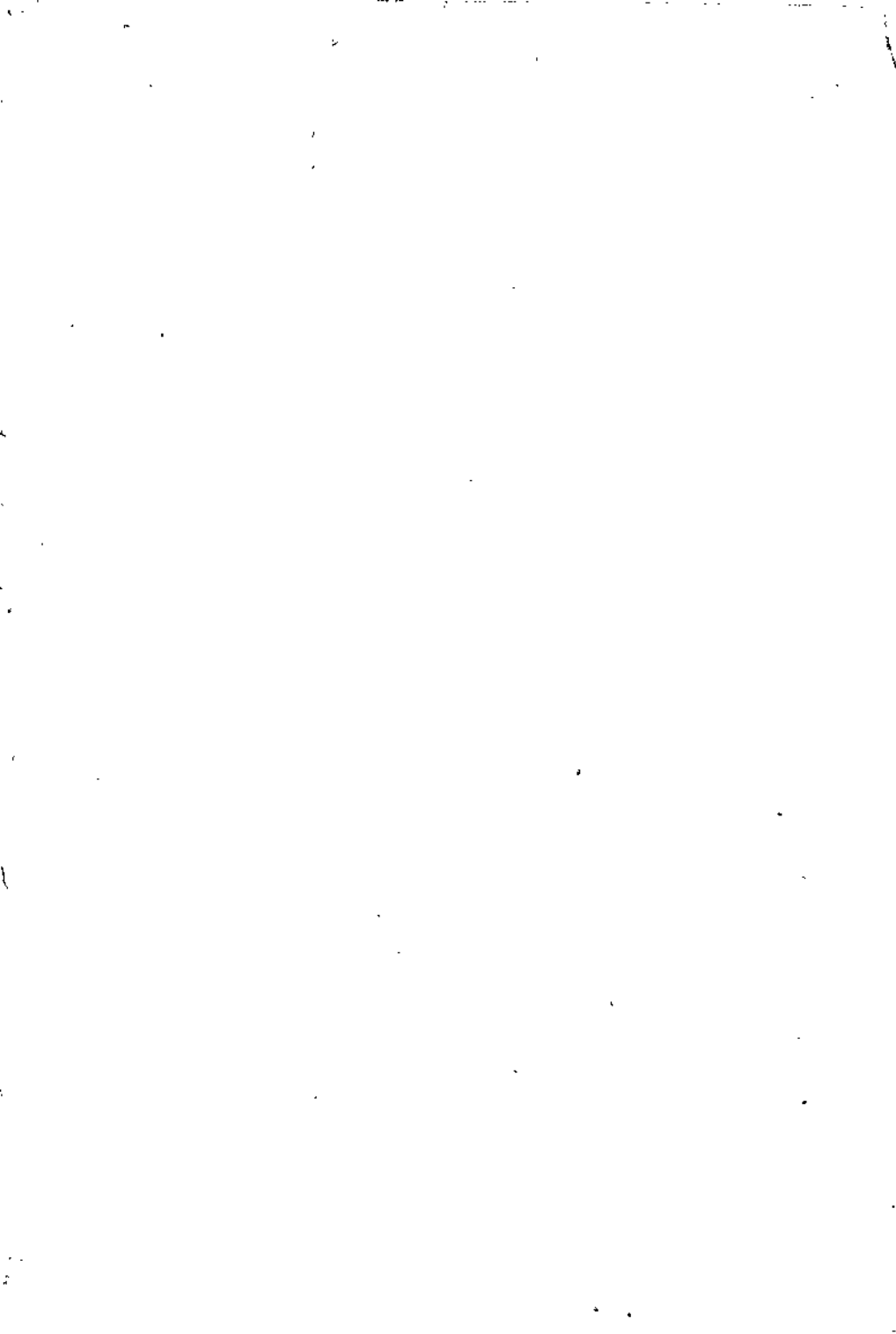
累計印數 37,000冊

定價 8.100 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字壹號

「R·弗拉基爾曼是一個有才能的年青的蘇維埃的作家。他最初吸引起蘇維埃讀者的注意的是他的於一九三三年所發表的紅色游擊隊員伐斯加 (Vasska, Red Partisan) 一篇關於滿洲里的革命青年的長篇小說。初戀是他的第二本主要的作品。弗拉基爾曼的小說的卓越之點是它們的輕柔的抒情性和細緻的心理學的分析。」

——Timofei Rokotov



細長的釣絲浮游在一個粗大的樹根下的水裏面，在微波中震起了輕微的攪動。

一個小姑娘正在釣着鱒魚。

她一動都不動地坐在一塊圓滑的巨石上，讓河水的吼聲回響着經過她底身邊。她底凝視由上向下地被牽引住，然而被散佈在水面底光芒所眩惑，它是沒有專注和留心。她時時環顧着四周或是注視着遼遠的他方，那兒，弧形的、森林籠罩的小山高聳在河的對面。

空氣清明，被高山所圍住了的天空看去像是一片被落日渲染了的原野。

可是不僅僅是空氣，從她年幼時代就已經熟識了的天空，一剎那間也引起了她底注意。用着張得大大的眼睛，她凝視着無間斷的水流，企圖對她自己描繪出那些未經查勘的、沒有看見過的、河水所衝向的和河水所發源的土地。她渴慕着其他的地方，舉例說吧，她需要看見一隻澳大利亞底野

狗。因此她想做一個領港者，並且能够唱一些歌曲。

於是她唱起歌來了。起初輕微地然後便越來越高了。

她有着一個甜美的嗓子。可是環繞着她，一切東西都是靜寂和荒涼。祇有一隻水老鼠被她底歌聲所驚嚇，在鄰近樹根的周圍的某一個地方拍翼着，迅速地向着激流游去，一根綠色的蘆葦拖曳在牠的後面，跟到了牠的洞穴。蘆葦太長了，水老鼠掙扎無效，爲了牠沒有力量拖了它穿過河中的雜草。

小姑娘停止歌唱，憐憫地凝視着。然後她立起身來，把她底釣絲捲起。

這行動迫使水老鼠突然的跳進了蘆葦叢中，一條黑色的、帶有斑點的鱒魚，直到這個時候一直是動也不動地靜止在閃爍的水裏面的鱒魚，倏然一躍也沉入了水的深處。

小姑娘孤獨地留下來了。她抬頭望了望太陽，它現在是接近地平線了，是的，實在的，差不多要在檣樹籠罩的小山後面消失了。

不過縱然天氣是很晚了，吧，這位小姑娘並不急於離去。她在圓滑的巨石上緩緩地轉過身來，然後用着一種懶散的脚步動身上路，那兒，山邊的高大的樹木走下來迎迓着她。她大膽地走進了森林。越過了岩石的河水的淙淙的聲音被遺留在後面了；在她前面橫躺着一片巨大的沉靜。

於是穿過了這陰深的靜寂，傳來了野營號角的尖銳的音調。它們顫動着經過森林，越過一向屹然不

震動的蒼老的虎尾樅的枝條，在她耳邊發響着，催促她趕快前她。

但是這位小姑娘並沒有加緊她底脚步。沿着長滿了黃色百合花的沼澤走過去，她彎下身仔從泥土裏連根拔起了幾支淡顏色的花兒。她底雙手滿是花朵，當一個輕微的足音在她身後作響，有人喊她的名字的時候：

「丹雅！」

她轉過身去。在一個大蟻蛭●旁邊的開墾地上站着費爾加，那那依●族的男孩子，向她打着招呼。她帶着一種友誼的微笑走近他的身邊。

在一株廣闊的殘株上，她看見一個充滿紅色漿果的罐子。用着一把狹長的、狩獵用的、以雅庫茨克的鋼所製成的小刀，他正在把一株赤楊樹的嫩枝的樹皮剝下來。

「你沒有聽到號角的聲音麼？」他問道。「你為什麼一點兒不躁急呀？」

「這是會客日，」她回答。「不過我的母親是不會來的了。她正在醫院裏工作着哩。沒有一個人在營裏等我的。你自己為什麼不躁急呢？」她加添了一句，微笑着。

●蟻穴外面有土隆起的地方——譯者

●那那依(Nanai)是中亞細亞阿爾泰山附近的一種民族。——譯者

「這是會客日，」他反駁說。「我的父親已從游牧營來看過我了，我遠遠地直伴送他到那座叢樹的小山呢。」

「你意思是說你已經把他送到了家裏並且你已經走回來了？哎呀，這是一個非常遙遠的路程呵！」

「不，」費爾加含着威嚴的答。「我為什麼該伴送他到家裏去呢，當他準備在河旁邊鄰近我們底野營過夜的時候。我祇不過在大石的附近洗了一個澡，於是便走來尋你了。我聽見你底歌聲。」

這位小姑娘看着他，突然笑起來了。

費爾加底黑色皮膚的臉變得更爲陰暗了。

「好吧，要是你不躁急的話，」他說，「我們能够在這兒歇一會。我要請你吃一點蟻汁。」

「可是今天早晨你給我的不過是些沒有煮熟的生魚。」

「是的，不過那是魚；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試一試吧。」費爾加說。

他把他底嫩枝條插進蟻蛭的中心。他們一同俯伏在枝條的上面，等了一會，直到這枝纖細的、新剝掉皮的小枝是稠密地佈滿了蟻蛭的時候。他搖動着牠們，把小枝輕輕地在一棵柏樹上敲擊着，於是把嫩枝顯示給她看，一滴一滴的蟻汁黏在光亮的木質上。他舐了一些，便把嫩枝遞給丹雅去舐。

「這不壞。我常常喜歡蟻汁的，」她說。

她走在前面，費爾加跟隨在她的旁邊。

他們是靜靜的，丹雅爲了她愛好默想一些瑣碎的事情，無論什麼時候她走進了這沉靜森林總是保守沉默的。至於費爾加則爲了他不願意談論蟻汁一類僅僅是很瑣屑的事情。總之，這僅僅是蟻汁才使她舒適地能够感到興趣呵。

所以他們走完了整個森林小徑的行程，沒有交換過一個字眼，最後發覺已在小山的另一邊了。

這兒，在不倦地匆忙的衝向大海而去的河流的旁邊的石頭的懸崖脚下，他們看到了空場中，他們野營的紮營地，一列列巨大的、廣闊的篷帳。

野營的喧嚷的聲音傳進了他們的耳朵。成人們一定已經回家去了，孩子們正在遊戲着。可是他們的聲音是這樣高大，直傳到這在靜寂中的、灰色的、起了皺的岩石上來，對於丹雅，這像是遙遠的某處一個森林，一個她所始終愛好的森林的嘆息和震動。

「他們一定已經排好隊了，」她說。「你應該先下去，費爾加，恐怕他們會笑我們的，爲了我們這樣常常一塊兒回去。」

「她用不着說那樣的話的吧，無論如何，」費爾加想，異常的不快活。突然地握住了堅固地依附在岩石上的突出部份的一個叢生的植物，他向下跳到了距離很遠的下面的小路。丹雅被嚇住了。

可是他雙腳着地了。丹雅便突然沿着另一條小徑奔過去，那小徑是在岩石叢中長滿了阻遏着的和歪曲的松樹的中間的。

這小徑把她領到了一條大路上，大路像一條河一樣的從這座森林流過來，並且像一條河一樣的，用它的白色的石子和瓦礫眩惑着她底雙眼；並且在她底耳際咆哮着，當一輛長途公共汽車塞滿了人們沉重地駛過她底身傍的時候。

成人們是從野營回到城市中去了。

公共汽車過去了。可是這位小姑娘沒有抬起頭來望一望車子的車窗或是注視一下消失在視線之外的車輪；她沒有期待任何一個人。

她穿過大路，正像她是一個活潑的小姑娘樣地跳過壕溝，向野營奔去。

孩子們用着一種喝采來迎迓她。旗子飄拂在她底臉上，當她走進隊伍中她底位置的時候，首先謹慎地把她底花放在地上。

柯司脫雅，先鋒隊的領袖，給了她一個威脅的一瞥。

「丹雅·薩巴內依伐，你該準時歸隊！注意！整好衣服！伸出臂膀，對啦！」

丹雅盡力的把她底臂膀伸出去，思索着：「這是一件挺美的事情，有朋友在你的右邊；並且這是一件

挺美的事情，有朋友在你的左邊。實在的，這是一件挺美的事情，兩面都有朋友。」

把頭轉到右面，她看見了費爾加，他底浴後的黑色的面孔像一顆磨光了的石子樣的發着光采。他底闊大的紅色的先鋒隊的領結已經是被浸溼了。

「費爾加，」領袖帶着一些哽聲說，「要是你用你底領結當作了游泳的緊身短褲的話，你想做的到底是哪一類的先鋒隊呢？別爭辯，別爭辯，現在我知道我在講什麼。你等着吧！我會跟你的父親來一次談話的。」

「可憐的費爾加，」丹雅想，「他今天真是不幸呢。」

她一直把她的雙眼向着右方。她不看左面——爲了第一，這是違反規則的；第二，由於小的茜雅，一個她所沒有特殊好感的女孩子，是在她的左手。

呵，這個野營！她曾經連續地把五個夏天在這個野營中度過了。可是不知怎樣的它在今天好像比其他的時候減少了興趣。她始終非常歡喜它的——破曉時在她篷帳中的醒來，那時露珠依舊從荊棘底精緻的針尖上滴下，號角的聲音像是一隻牝鹿的呼喊震響着經過了森林，用鼓槌發出的歸營號音和帶有酸味的蟻汁的滋味，營火邊的歌唱，這火在她底一團中她是比到其他的人們更懂得怎樣去燃點的。

那末今天曾經發生了些什麼呢？是不是奔向海去的河流把這些奇怪的思想放進了她的腦裏呢？她會

經以一種漠然的預感凝視着它的呵。她曾經希望跟着河流一同飄浮，可是飄浮到哪兒去呢？爲什麼大利亞的野狗這種思想這樣的迷惑她呢？對於她，這野狗究竟是什麼呢？她的幼年時代難道就這末簡單地從她身上滑過去了麼？誰能確實無疑地知道幼年時代何時結束第二個階段何時開始呢？

丹雅對於這件事情感到了驚奇，當她站在隊伍裏面立正的時候；後來她坐在會食的篷帳中吃晚餐時她依舊思索着這事情。祇有在大焰火的旁邊，那焰火她被人請求燃點的，她才把她自己收管住了。

從森林裏她帶來了一棵細長的樺木的幼樹，這幼樹是在一次暴風雨中被摧折下來枯乾在地上的；她把幼樹放在中央開始很技巧地環繞着它生起火來。

費爾加用灰埋着它，讓它微微燃着，靜候着，直到枝條全都着火了。

樺樹拋開去了，沒有火花，可是在環繞着它的薄暮中卻造成一種輕柔的噝噝聲。

從別的集團裏徘徊過來的孩子們驚羨着這焰火。領袖柯司脫雅來了，頭兒羅得光的醫生也來了，甚至野營的管理者都來了。他問他們：爲什麼他們有了這樣一個燦爛的焰火他們不唱歌和遊戲。

於是孩子們首先唱一隻歌，然後唱另一隻歌。

不過丹雅不願意唱歌。

代替了唱歌，她像她曾經坐在水邊一樣的坐着，張大眼睛凝視着焰火——永永在變化，調動和向上。

翻翔的焰火。並且這焰火也似乎想訴說什麼，用模糊的憂懼填塞了她底靈魂。

費爾加，他不忍看到她憂鬱的樣子，把他底一小罐頭的覆盆子拿到火邊，默然地搜尋着他所有的一點兒東西，來博她的歡喜。他把這個罐子獻給所有的他底同志，可是選擇了最最豐滿和最最多汁的漿果給予丹雅。它們全都圓熟和陰涼的，丹雅懷着愉快吃着它們。費爾加看見她快活了，便開始談論着關於熊的事情，因為他的父親正是一個獵人。還有誰能够跟費爾加一樣講熊講得這樣好呢？

可是丹雅阻住了他的談話。

「我是生長在這些地方，生長在這一·個·區，這一·個·城市的，並且我從來沒有上旁的地方去過，」她說，「不過我老是驚奇爲什麼在這兒的人們這樣歡喜地談熊。除了熊，熊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那是因爲我們住在泰迦[●]的附近，在泰迦有許多熊的緣故，」茜雅說，這個肥胖的女孩子是沒有任何想像的，除了能够常常爲每樣東西找出這真實的理由以外。

丹雅沉思地凝視着她，並且詢問費爾加他能不能告訴他們一些關於澳大利亞的野狗或是野生狗的事情。

●泰迦(Tidga)是泛指西伯利亞地方廣大而卑濕的松林地帶。——譯者

不過費爾加看上去，關於野狗的事情一點都不知道。他能够告訴他們很多關於兇惡的基爾雅克，狗大的、毫毛的狼狗的事情，可是他一點都不知道關於澳大利亞土產狗的情形。旁的孩子們也不知道。於是肥胖的茜雅開口說話了：

「不過丹雅，你到底需要一隻澳大利亞的野狗做什麼呢？」

丹雅沒有回答，爲了她無法找到什麼話可說。她僅僅嘆了口氣。

好像嘆氣做了這樣的事情，燃燒得這樣明亮和這樣堅定的樺木的幼樹，到了這時候，像一個有生物似的起了一個突然的絞扭後，潰崩成爲灰燼了。黑暗降落在丹雅所坐着的四周。黑暗匍匐到孩子們的身邊。他們突然尖聲喊叫起來。

一剎那間，一個聲音從黑暗中出現了，一個沒有人認得出的聲音。這不是柯司脫雅的聲音。

「喂，喂，小朋友，你們爲什麼要喊叫呀？」這聲音說。

一隻粗大的黑手出現在費爾加的頭上了，把一束枝條拋擲到火裏。它們都是樅樹枝幹的尖端，一種突然間會燃燒起來的，帶着巨大的拆裂聲和火花的東西。它們沒有立刻熄滅下去，只是像羣星樣的閃爍。

發光。

孩子們跳躍着；這人走近來蹲伏在焰火的前面。他看上去頗細小，穿着一件皮的蓋膝物和一頂樺樹皮的帽子。

「別怕，用不到怕他的，」丹雅喊着說。「這是費爾加的父親，他是一個獵人。他在這兒我們的野營旁邊過夜。我是挺熟悉他的。」

這是真的。他坐在丹雅的旁邊，向她點了點頭，笑了笑。他也向旁的孩子們笑了笑，露出了他的闊大的牙齒，這牙齒被緊握在他底手掌中的一根長長的銅煙筒所磨損了。時時他從焰火中取出一些熾熱的餘燼來點着他底煙筒，竭力的抽吸着。他沒有說什麼話，可是這種柔順、平和的聲調似乎傳達出——傳給一切留神諦聽的人——在這位奇怪的獵人的腦袋裏是沒有任何邪惡的思想的。

所以當領袖柯司脫雅，走近焰火來詢問怎麼會有一個陌生人在野營裏的時候，孩子們大家同聲地呼喊道：

「別干涉他，柯司脫雅這是費爾加的父親。讓他坐在我們的焰火旁邊吧。我們歡喜他。」

「哈哈，那一位，就是費爾加的父親，」柯司脫雅說。「那好極了。我認識他。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必須通知你，獵人同志，你的兒子主張吃生魚並且拿生魚給別人吃，舉例說，給丹雅·薩巴內依伐吃。那是一件事